

腊月陪娘撷霜菜



微风携着冬月的清寒,掠过檐角的枯草,却吹不散心底酝酿已久的暖意——今日要回老宅探望母亲,行囊里早已备好热气腾腾的温糯的八宝粥,还有妻子亲手蒸制的馒头、花卷与包子,白面蓬松,裹着酵母的清甜,是母亲偏爱的家常味道。

一小时的车程转瞬即至,车轮刚停稳,院角便传来一阵急促的犬吠,是母亲养的爱犬旺旺。它颠着轻快的步子奔来,尾巴摇得像拨浪鼓,鼻尖在裤脚蹭来蹭去,亲昵得不像话。母亲也出门,漾着笑意说:“就知道你今日来,刚歇了午觉,正想着去菜园看看呢。”

卸下带来的东西,母亲让我先吃个橘子,然后拉着我往菜园走:“去割点霜打过的青菜,比平日里嫩多了,你们带回去吃,也给上海的孩子寄点。”跟着母亲的脚步,穿过一个小池塘,三块自留地便次第铺开。南头的那块地,是父亲生前一锹一锹开垦出来的,土质松软,适合种旱作物。如今地里还留着秋末的痕迹,几行豌豆藤攀着竹架,墨绿的叶片上凝着白霜,旁边的几垄,去年种过土豆、番薯,收获后又

种上天菜蕪等。母亲指着地里青菜说:“这几畦是特意留着过冬的,霜一打,涩味就去了,炒着吃、做汤都鲜。”

母子二人一边劳作,一边闲谈。母亲说,这三块地就是她的念想,父亲在世时,两人一起开荒、播种、收获,如今父亲走了,她便守着这些菜园,每天来地里管理,拔草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虫,看着菜苗发芽、长叶、成熟,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。

不知不觉间,已装满了四大袋的青菜、白菜、萝卜、大头菜,沉甸甸的。往回走时,旺旺跟在身后,时不时叨起一片掉落的菜叶,惹得母亲直笑。回到老宅,母亲忙着将蔬菜分类整理,剔除老叶。我则帮忙打包,再小心翼翼地放进快递箱。母亲反复叮嘱:“一定要选顺丰,连夜寄走,明天孩子们就能吃上新鲜的。”

窗外天色渐渐暗了,寒风依旧,屋内却暖意融融。母亲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,守着三块菜园,种出四季鲜蔬,也种出了四代人的牵挂与联结。带着满车的鲜蔬与满心的暖意返程,只觉这寻常日子,因陪伴与劳作,变得格外有意义。 惠风

年与春交响

年,是门楣上悬垂的灯笼
红焰灼灼,在朔风中轻颤
将归人的笑靥,一一熨成暖阳

春,是埋进腊月的一粒火种
脚步轻若草芽
顶破残雪的细响却在冻土下
悄然编织绿色的琴谱

风刃割面
割不断年的暖意绵长
它缠着袅袅炊烟

织就绵长的线
一端系着游子的行囊
一端系着门槛的守望

而春的口信
早已在冰层下传递
当最后一抹雪
融成水纹的涟漪
大地便奏响新谱的序曲
——万物苏醒
如琴键跃动

中明



作品

本版主持
张文利

浙江老年报“书画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书画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古稀感怀

不知不觉中,我已迈入古稀的门槛。回望悠悠过往,人生仿佛是一场朦胧的秋日漫步:脚下是层层叠叠的落叶,头顶是澄澈高远的天空。时光的风拂过面颊,不再有年轻时的凛冽,只剩下温润的抚慰,将过往的悲欢酿成了杯中醇厚浓郁的陈酿。

少年时,我是那株急于破土的嫩芽,渴望阳光雨露,也无畏风雨雷电。那时的梦是彩色的风筝,总想挣脱手中的线,飞向未知的远方。青年时,我成了奔腾的溪流,在时代的峡谷中激荡,有过撞上礁石的痛楚,也有过汇入江海的豪情。中年时,溪流渐渐宽阔,我学会了包容与积淀,虽则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,却也因承载了亲人们的笑颜和朋友们的关爱而变得温暖轻松。

如今,溪流已缓缓汇入平静的湖泊。回望来路,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坎坷坷,早已成了湖底温润平滑的卵石;那些刻骨铭心的痛与爱,都化作湖面上粼粼的波光。我感激岁月的馈赠,它教会我从容,并让我明白人生不是一场激烈竞赛,而是一次静心修行。

古稀之年,不是终点,而是人生的另一个起始。就像秋天的田野,虽然褪去了似锦繁花,却孕育了累累的果实。我依然怀揣着对世界的好奇和向往,想读未读的书,想走未走的路,想见未见的人。我期待与老友围炉夜话,分享岁月的智慧趣事;也期待与孙辈嬉戏打闹,感受生命的活力温馨。

未来的日子,不必再为名利奔波,只需用心感受每一个当下。看庭前花开花落,望天上云卷云舒。愿余生如晚霞般绚烂,虽近黄昏,却有无限温柔;愿心境如明月般澄澈,照见过往,也照亮前路。

岁月如歌,余韵悠长。这余生未完的篇章,我将以从容之笔,继续书写。 唐健

对弈

举招策马弈棋疆,
长护根基保驾梁。
谈手应知无悔局,
忧忘始及九宫墙。
车攻楚界士前挡,
兵仗汉储柔后刚。
一纸盘通茅屋定,
子房韬略夏秋长。
沈瑞良

浣溪沙·立春

伊始曦光照俗尘,
残冬欲尽尚留痕。
春姑悄启绛唇匀。
昨夜东风传柬帖,
今朝寰宇共迎新。
九州霞蔚沐晴曦。
傅瑜